

「司马辽太郎作品」

司马辽太郎 著
何晓毅 译

丰臣秀吉

下
日本战国一代枭雄

敵の逃げ道を、
つくってから攻めよ。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丰臣秀吉



日本战国
一代枭雄

●
司马辽太郎 著
何晓毅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SHINSHI TAIKOKI GE

by Ryotaro SHIBA

Copyright © 1968 by Midori FUKUD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8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11-16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臣秀吉：日本战国一代枭雄 / (日) 司马辽太郎著；何晓毅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司马辽太郎作品)

ISBN 978-7-5495-2707-6

I. ①丰… II. ①司… ②何…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696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1000mm×1420mm 1/16

印张：35 字数：340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全两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禅高	293
高松城	315
变报	336
濑兵卫	358
胜家	378
羽柴少将	401
纪之介	421
大垣	441
贱岳	461
政略	480
家康	497
尾张战线	515
狂言	534
此司马非彼司马（代译后记）	556

禅高

藤吉郎主导的播州诸城攻防战，或多或少带上了一些欧罗巴色彩。与其说是因为藤吉郎的时代精神使之，还不如说是时代带来如此变化。

实际上毛利方亦采用了欧罗巴战术。当时毛利方围攻投降藤吉郎方的上月城，便使用了巨大的攻城用移动炮楼。他们在移动炮楼上安装南蛮舶来的无坐攻城铁炮，向城里发射大量火炮，城里炮楼全被破坏，直接造成城堡陷落。

藤吉郎在攻击敌方神吉城时也采用了这一战法，并扩大了规模。他们高组建两架移动炮楼，从炮楼上向城里发射大炮（大铁炮）。期间组织人夫前进，掩埋护城河，并从诸国拉来矿夫，令他们从城根挖洞，计划从地下道攻进城里。此种战术，与其说是攻城，不如说是土木工事。

天正中期日本人的意识，以这一时期为基点，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在此之前，攻城战只是蛮勇进攻，全凭士兵勇气和流血。而此时的攻城思想，明显发生变化。

这一变化的推进者，便是信长。

听说南蛮人如此这般——信长对南蛮诸事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每次面对传教士，都充满好奇地问这问那。他从对实用性的关心出发，企图改变自己的文明思想。信长敏感地觉察到，只有顺应时代，与时俱进，才能最终成为时代胜者。

信长智慧之源为传教士们。

“地球是圆的。”

诞生于欧洲不久的这一新概念，远处极东的信长也已知道。

“为何？”

信长是个天生的合理主义者，他执拗地追问，一直要问到自己完全理解。传教士们不得不从上一世纪末出现的天文学家托斯卡耐里（Toscanelli）的假说开始说起，然后给他讲哥伦布冒险实证之经过。哥伦布最初出海冒险那年，是信长岳父斋藤道三在京都郊外出生的两年之前，所以并非遥远的过去。

“为何有打雷闪电？”

传教士还给他解释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通过最初到日本传教的圣方济各·沙勿略之经验得知，当时的日本人对此类有关科学话题最感兴趣。当然，信长听后也击掌叫绝。传教士先拿出琥珀，然后用绢摩擦发电，用此给信长讲解电气原理。

传教士说，琥珀古希腊语称之为 electron，不仅琥珀，万物摩擦都会产生电流，但万物中只有琥珀产生电流的现象最为明显，所以把这种生电现象也称之为 electricity。雷电也是空中产生的电气现象。为了说明“空中”这一概念，他们又给信长讲解空气为何，为何会有风等。

信长也知道了望远镜的原理，知道了放大镜的原理。他为南蛮人的新知识感到高兴，自任这些南蛮人的保护者，允许他们在京都以及安土城下修建教堂及学校，允许他们修建南蛮人专用住宅。那些南蛮人建筑集中地区，被织田家人称作：

“大白^[1]。”

应指的便是上帝（Deus）。这一地名，直到信长死后四百年后的今日，还在使用。

信长的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多受与自己天性相配的欧洲智慧影响，其思想内涵也因此而得到充实。但他却在相信神之存在这一最关键问题上，一直持有怀疑，所以他从未想要皈依天主教，成为信徒。

我们再来说藤吉郎。

在围攻播州三木城时，谋士黑田官兵卫告诉他自己是天主教信徒，并问他：

[1] 大白：日语发音 DAIUSU，与上帝 Deus 发音近似。

“大人亦皈依如何？”

官兵卫因在伊丹城长期的牢狱生活，一条腿已不自由。但体力回复却很快，不久便参加到藤吉郎围攻三木城的战阵中，像从前那般，当藤吉郎主参谋。

“奇妙！”

藤吉郎像个小女孩般天真地说。藤吉郎性格天真开朗，万事顺势直言。他知道作为主将，自己这一爽朗性格正面影响着全军士气。

“奇妙？何以为妙？”

官兵卫笑着反问。

“难道不奇妙？时至今日才……在下连日本古来神佛都从未信过，足下在本人身边时日不短，并非不知，为何时至今日才劝说在下皈依南蛮？”

“南蛮神，”官兵卫说，“不同。”

“所言极是，是不同。”

这一点藤吉郎承认。南蛮神确与日本神佛不同。为何呢？因为他们有新的攻城法，能用蚕丝以外的动物体毛织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华丽地毯。望远镜是他们的，越洋过海的大帆船也是他们的。他们主张，只要相信他们此宗旨之神，便会有如此绚丽多彩的智慧。两人所说南蛮神与日本神佛不同，也就是这一意思。其他比如教义等，与石山本愿寺所宣称的阿弥陀佛如来为宇宙唯一神圣似无多大区别。

“官兵卫果真为努力家啊！”

“何以见得？”

“官兵卫本已智慧过人，却还为充实智慧皈依天主。”

“所言……亦对。”

官兵卫苦笑一下。他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不仅官兵卫，包括荒木村重以及大友宗麟等具有贪婪的求知欲及向上性格的一伙，争先恐后皈依此宗门，其实也就是因为皈依后便能知道此宗门背后之新文明，便能知道宇宙和世界之原理，而通过这些新知识，还能丰富自己的想象力。若不是因此，至少如官兵卫之类便不可能信这一门宗教。

官兵卫在自己马前挂着画有十字架的马标。但这并非因他虔诚，而是他欲向敌方夸示自己才智所用的一个小小装饰而已。

话说回来。

“大人为何不愿信教？”

官兵卫突然如此问藤吉郎，是因他突然想起藤吉郎的一个行动。

这便是去年五月，发生在安土的一场所谓宗教论辩一事。此次宗教论辩，起因于信长文官日莲宗僧侣朝山日乘建议信长禁止天主教。信长当场命令道：

“既如此，汝等在余前辩论如何？”

朝山日乘的辩论对手是耶稣会牧师贝尔·佛罗艾和日本人修道士罗伦斯。当时朝山日乘被罗伦斯辩驳得无言以对，最后竟然狂叫：

“汝等灵魂为何，昭示于此！”

说完跳起来喊道：

“若不愿昭示，吾便割下汝首，昭示天下。”

他完全狂乱，早已忘了自己是在信长面前。他跑进旁边房子，拿来大刀，便要砍下罗伦斯人头。

藤吉郎恰巧坐在旁边，他敏捷地起身抱住朝山日乘，夺下他手中大刀。藤吉郎抱住朝山说：

“上人请息怒。大人面前不可无礼。且宗旨辩论，若动刀枪，将成佛家耻辱，永传后世。”

因此可说藤吉郎救了传教士们。藤吉郎此举，在安土和京都信徒中广为流传，到处谣传：

“羽柴大人当亦愿听我主福音。”

产生此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同时在座的明智光秀和丹羽长秀本反对天主教，他们不但稳坐不动，反而露出一副期待发狂的日莲僧把那两个牧师杀死才好的表情。所以信徒们把藤吉郎猛然站起制止日莲僧的举动看作他对天主教有好意也是理所当然。

官兵卫正是听到这种传言，才特意直接问藤吉郎。

“好意是有。”藤吉郎当即回答，“但本人不行。”

“为何？”

“这厮！”藤吉郎猛捶一下官兵卫背，“比谁不明白？”

藤吉郎说的是女色。藤吉郎喜欢女人的程度，非同寻常。可天主教坚持

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十诫第七戒即为“汝不可奸淫。”对性欲管制相当严格。藤吉郎若信教，那么他便只能把深藏在播州姬路城和近江长滨城以及安土府邸等的妻妾全都放手。若那样，他宁愿选择死。

“上总介大人如何？”

官兵卫问。意思是说信长为何不皈依天主教呢。对此愚问，藤吉郎笑答道：

“上总介大人另当别论。”

信长的精神世界总是充满自由气息，他连自己的框架都不愿设立。以信长之性格，自投罗网，接受他人创建的信条束缚是不可想象的。想象本身便是滑稽可笑的。信长自身肯定从未想过此类事情。

“本人也同样。”

藤吉郎暗自觉得自己器量比信长更大一圈。而且自己与信长同样，思想不受局限，想问题从来都像大鹏般自由飞翔。藤吉郎知道若不能自由思想，在如今这一时代便会成为败者。钻进天主教那个不自由的框架内，对藤吉郎来说，绝不可能。

“然而……”

藤吉郎却一直思考着天主教。他们带来的西洋文明和物产，解放着藤吉郎的思想，给藤吉郎带来各种刺激。

藤吉郎在播州进行的攻城作战，改变了日本国攻城战术的历史。此番攻城战术虽属藤吉郎独创，但刺激他产生如此创意的，是以信长为中心形成的这一时代的新思潮。

播州三木城被藤吉郎军包围长达三年，此年正月十七日终于陷落。

藤吉郎的攻城法等于是于山野建造一座巨大牢狱，把三木城和城内将兵人等全装进去困起来。藤吉郎在三木城周围建造附城、望楼、栅栏、障碍等，十重二十重包围，切断道路，封锁海道。攻城军队像狱卒般只是坚守，并不动手攻城，只等城堡自己干枯凋落。

“这种愚蠢的攻城之法，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过。”

因循守旧的老武士们对这种攻城法嗤之以鼻。攻城才是考验一个武士勇气的试金石，只有流血，才能显示武士的勇敢，才是武士们建立功勋的良机。但藤吉郎此法，任何人都无必要流血，同时无论如何勇敢的武士，也无建立

功勋之机会。

被围攻一方也几乎无有死伤。他们长期被围困，弹尽粮绝，士气低下，体力消耗殆尽。最后因为饥馑，守城者不能自保，只能考虑如何不失体面地终战。三木城情况是，藤吉郎看准时期，礼貌地说服城主别所长治，劝他投降。“只需足下与重臣切腹，其他将兵一概不问。”别所长治无奈，只能答应，带领妻子兄弟与家老们自杀，三木城像熟透的柿子般，无血开城。

“本人做法即是如此。”

藤吉郎在这一经验基础上，增加新手段，着手围攻因幡鸟取城。

因幡鸟取城城主名叫山名中务大辅丰国。后削发出家，自称禅高。他以禅高之名，活跃于织田、丰臣、德川三朝，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使用山名禅高这一名字称呼此人。

禅高为足利贵族。

“听说深闺藏娇。”

喜欢贵族的藤吉郎早已得知这一信息。

禅高远祖早年住在上州多胡郡山名村，属坂东源氏名流，足利尊氏勃兴时，禅高远祖在足利尊氏麾下为足利尊氏创业贡献巨大，室町幕府成立时，被封为十一国大领主。当时日本六十余州，其竟领有六分之一，因此世称：

六分之一大人

但如今早已衰败，仅剩山阴一带还是他们家地盘。山名家绵延二百六十余年，鸟取城主山名禅高为其第十二世。

山名家如今臣属毛利家。

“何样人物？”

藤吉郎让黑田官兵卫打听后，得知禅高年方三十三四，容貌秀丽，善为和歌，喜好茶道，自尊心强，但却缺乏上进心，不习武道。如此看来，活生生一个典型名门贵族。

“家臣们忠诚否？”

“否。此处与同为名家的别所长治大相径庭。”

三木城主别所长治性格清廉、人格高洁，人虽年轻，却备受家臣及播州

一带地方武士们拥护和爱戴，城内充满为别所不惜牺牲之精神，所以藤吉郎围攻三木城费劲吃力。但鸟取城山名家，似乎完全不同。

“自以为是。”

禅高遇有重大方针从不与家臣商量，全由他自己一人随意决定。山名家虽为历史悠久的大名，可山阴一带尼子家勃兴后，马上臣服尼子家；待尼子家衰落，毛利家强大后，摇身一变又对毛利家俯首称臣。当时为表示臣服，重臣们也得把自己妻子等送到对方去做人质，若反叛，这些人质皆会被杀害。事实上因禅高反叛尼子，转而臣服毛利，送到尼子家的重臣们妻子等皆被杀害。仅此一事，便足以使重臣们对禅高怀恨在心，所以家中几乎无人相信禅高。

“如此再好不过。”

藤吉郎说。这种性格更为容易游说。他马上派使者去鸟取，说服禅高归属织田家。

禅高动摇了。他赶紧招集重臣们商量对策，但重臣们却同声反对背叛毛利。因为若背叛毛利，那如今身陷毛利家的人质皆会被杀。

禅高无法，只能表示拒绝。藤吉郎在姬路大本营听到这一回信。因为早有预料，所以他并未感到意外。藤吉郎另有秘法。

“关键在鹿野城。”

藤吉郎觉得。

藤吉郎看出来，鸟取城之命运，其实决定于其西方十五公里处的小城鹿野城。

鹿野城是以艺州^[1]广岛为根据地的毛利家在日本海沿岸最前线基地，兼有监视毛利友军鸟取国山名军的重任。

毛利把山名家送来的人质全部集中在这座鹿野城。所以山名禅高千金也在此城内无疑。藤吉郎计划抢出这些人质，迫使山名禅高投降，最终无血占领鸟取城。

“此人可用威逼利诱。”

他早已调查清楚。

[1] 艺州：即安艺国。旧国名，今广岛县西部。

天正八年六月，藤吉郎从姬路突然出动大军，进军至如今的日本海沿岸，把鹿野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鹿野城陷入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未想到织田军会发大军专门来进攻如此一座无名小城，城内守军本不过千人。

“进城传达本将之命！”

藤吉郎命使者传达通牒，

“城内人质即刻一并交出。若交出人质，则解除包围，撤兵不问。若拒命反抗，则火烧城下，踏平城堡，守军格杀勿论。”

毛利家守备队长三吉三郎左卫门尉看到完全不是对手，只好接受藤吉郎通牒，拱手交出人质，自领兵回广岛而去。

藤吉郎在本营军帐中接见从城内救出的山名禅高家公主。

“好一个二百余年名贵血统！”

藤吉郎被山名禅高公主的高贵气质所感动。他以前曾得到京极家公主，但论美貌，眼前这位山名家公主当更在其上。

然年龄太小。

“芳龄几何？”

藤吉郎问。侍女接过话题答道：“刚过十三。”

只有十三岁，要区别童女或产女都不容易。

“如何是好？”

藤吉郎确实犯愁。若对一个童女下手，那将贻笑天下。

“与公主有话要说。”

藤吉郎要公主与自己到后边去。

但侍女也跟着进来。藤吉郎想对她说别过来，退回去，只要公主进来，但竟没能说出口，只好让侍女也一起在后边间里面对面坐下来。

“别怕！”

藤吉郎对公主说。

“织田家羽柴筑前守，不杀无辜天下有名。汝可知道？”

公主只管浑身哆嗦。

“发誓无妨。绝不杀公主！令尊虽为敌人，亦可不杀。但为令尊不被杀，

须暂借汝，使汝稍吃皮肉之苦。”

“啊，何事？”

侍女抬头大惊。她可能想象到其他有失体统的场面，脸颊一下变得通红。

“好色之徒。”

藤吉郎觉得好笑，“与汝想象不同。”他打开手中折扇，递给这位忠心耿耿的侍女。那意思是说，扇扇你上火的脸。

“鸟取城令尊，实为可悲。”

藤吉郎开始一本正经说话。鸟取城重臣们皆为毛利派，令尊虽为一国之主，其实是受人操纵而已。如此下去，我方只能强攻。若发动强攻，则令尊当然命不可保。要预防此惨烈下场，如今只能暂且借用一下公主肉体之躯。

“立刻答应！”

“筑前守大人！”

侍女尖叫一声，前扑一步，急切地说：“公主肉身若遭不幸，作为家臣奴心碎胸痛。奴愿替代公主，随大人摆布。不论大人要奴受何皮肉之苦，奴绝不心生恨意。”

“汝？不可！”

藤吉郎忍住没笑出声来，他照例还是一副严肃表情。回头仔细看一眼这侍女，还是一个不错的女人。肩头和腰间肉感丰满，恰是藤吉郎最为喜欢的那种女人。

“汝等先在后房休息。”

藤吉郎命令后便出去了。当日晚上，侍女陪公主在后房里就寝。为防止织田家这个长相丑陋的大将晚上糟蹋公主，侍女一晚都未合眼。但直到天亮，藤吉郎都未出现。

翌晨，藤吉郎集合部队，起营向鸟取城进军。正午以前，到达城外驻扎下来。藤吉郎与公主一起行动。扎营后，他召唤公主到桌几前，像慈祥叔父般，看着公主俊秀的脸庞和蔼地说：

“看汝实在可怜，但别无他法，只能先苦汝一下。”

公主对织田家这位大将从见第一面起，便产生信赖感。从藤吉郎和蔼可亲的眼神，风趣开朗的语言，和善豁达的态度看，似不会做出伤害自己之事。

“奴应何为？”

“只需双目紧闭即可。”

藤吉郎和蔼地说。你只要紧闭双眼，其他事情便不用管了。

公主放心了。但随后之事却完全出乎她的预料。

公主竟被带到空草地，不管愿意不愿意硬是被拴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巨大十字架上。

公主拼命反抗，厉声尖叫。但若她能静心观察，便会发现藤吉郎其实煞费苦心。因为叫来捆绑公主手足的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少年武士。藤吉郎为此事，专门选来一群容貌俊秀的少年武士。

其中有一少年发号施令。他个子很高，鹤立鸡群。从他犀利的目光中看不出丝毫和善。

“鄙人，姓加藤名虎之助。”

只有这位少年作为指挥官自报家名。此人即为后日的主计头清正。与长相不同，他说话做事非常慎重。他对公主表现的关心和呵护，公主自己亦能感到。但他们对公主所作所为，却是越来越残忍。他们把公主两只胳膊绑在横梁上，压住腰，双腿捆在立柱上。

绑好后，十字架被树立起来，抬到城河边上，立柱被牢固埋住。然后他们在十字架周围堆上干柴，做出准备随时点火状。

城墙上挤满了人。有人从墙垛之间射击，但距离有三百米以上，铁炮打不到这里。后来干脆停止了。

不久，有一人单手持白刃——使者佐证——在头上摇晃着，从羽柴阵地进到城河附近。此人是蜂须贺正胜家臣，名叫青江芳藏，特点是声音洪亮，能传半里之外。他站在护城河边上高声大喊：

“若不开城，此人质将当汝等之面烧死。重臣们人质同样。半刻之内，答复为盼！”

城内大乱。他们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接受藤吉郎通告，臣服织田一方。他们当即派使者到藤吉郎阵地，传达了决定。

“如此，则前嫌不究。”

藤吉郎表示同意，然后把那些人质作为织田方人质，同样收容到刚占领

的鹿野城内。

但藤吉郎并不能在日本海沿岸驻留大军，他还得把大军带回姬路备用。

藤吉郎任命新近提拔的一个名叫龟井新十郎的年轻人做鹿野城守将。这个龟井新十郎就是一直延续到幕府末期的石见津和野^[1]藩主龟井家家祖。出身出云玉造^[2]地区，早先效力于山中鹿之介，一起为尼子家再兴而奋斗。失败后，归属藤吉郎。藤吉郎看到龟井新十郎性格快活机敏，直感到：

“此年轻人，有大将之才。”

所以虽刚加入自己阵营不久，便提拔其为鹿野城守备将领。这种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做法，一方面是他模仿信长，另一方面也说明藤吉郎麾下众多将领中，具有大将之才者并不多。龟井新十郎后官居“从五位下武藏守兹矩”。

后日还有逸闻一个。藤吉郎升任关白后，有日晚上闲谈，藤吉郎随口说：“不给新十郎封因幡国^[3]半壁江山似不行啊。”

龟井新十郎——当时为鹿野一万三千石——接口开玩笑说：

“臣早已对日本国无有兴趣。若有意赐臣，请赐琉球与台湾。”

藤吉郎问是否真心，龟井回答说真有此意。秀吉兴致大增，立刻拿过身边团扇，盖上朱印，书写：

“琉球守”

“台湾守”

文字后，赐给龟井。后日龟井新十郎果真修建征服琉球的军船，出海远征琉球。看到岛影时，突遇大风，只好撤回。龟井新十郎便是如此一个人物。

藤吉郎回到鹿野城，把山名家公主叫到身边，赠给她一套锦绣外套和丝绸内衣。

“受苦了。”

藤吉郎慰劳公主所受皮肉之苦，也恭喜她不惜舍身挽救了父亲大人与鸟取城。藤吉郎还开二三玩笑。对此公主亦回报以微笑。由此可见公主开始对

[1] 石见津和野：石见，旧国名，今岛根县西部，又名石州。津和野，今岛根县津和野町，著名观光地。

[2] 出云玉造：出云，旧国名，今岛根县东部，又名云州。玉造，今岛根县松江市玉汤町，著名温泉地。

[3] 因幡国：旧国名，今鸟取县东部。

藤吉郎产生好感。

“小荣！”

藤吉郎叫公主侍女名。他让侍女暂且离开一时，言自己与公主有小事一件。

侍女小荣已得到藤吉郎所赐礼物，她对藤吉郎人品亦有一定了解。公主亦对小荣使眼色：

“走开。”

小荣只好走开。

“其实并无大事。”

藤吉郎轻巧地站起来，走到公主身边，不等公主反应过来，手便伸进公主裙内。

“只想判别汝为童女还是产女。”

公主一脸困惑。

藤吉郎手指在公主隐秘之处不停搔动。说是小事，其实却是如此令人羞辱之事。

藤吉郎终于叹息一声，从公主衣裙下抽出手。

“公主原来还未成人啊。”

藤吉郎露出稍嫌失望表情。所谓小事，仅此而已。藤吉郎本来万事慎重。

“明年开春定当可也。”

进入冬日，却发生了使藤吉郎不可能再把心思放到公主之类身上之大事。

日本海入冬很早，因幡一带白雪皑皑时，通往诸国之路全被大雪堵住，因幡成为孤岛。

趁大雪之机，因幡鸟取城再次变心。

他们再次投向毛利方。

“如此大雪，织田军不可能攻来。”

这是他们反叛的条件。事实上在濑户内海沿岸姬路城的织田军司令藤吉郎得到事变消息，因大雪封路，确实不可能向山阴地方派遣扫讨大军。

“如何是好？”

恰在藤吉郎苦思冥想之时，一个意外人物造访姬路城。

此人即为山名禅高。

“怎么可能？”

藤吉郎开始当然不能相信。山名不是刚得知叛投毛利方的鸟取城城主吗？怎么可能只带随从一人在此处出现？而且衣衫褴褛，乞丐般站在城门之外。

“确为中务大辅？”

“确实无误！”

“无论怎样，彼为武门名流，快借给体面衣服，沐浴休息，然后见面不迟。”家臣们遵藤吉郎之命而行。

藤吉郎随后在城内茶室接见山名禅高。他们隔地炉而坐。藤吉郎第一次见这位武家贵族。

“鄙人诸事足下可知？”

禅高先问。他想问传报人是否已把自己情况传报给藤吉郎。

“无妨无妨，喝酒在先。”

藤吉郎劝禅高先喝酒。虽在茶室，但却并未做茶，而是先拿出酒来劝喝。因为藤吉郎知道天气寒冷，禅高已冻得全身起鸡皮疙瘩了。

山名禅高不及道礼，连喝几杯后，才低声开口道：

“鄙人逃亡而来。”

这个贵族风度十足的中年男人，此时却衣冠不整。逃亡而来——是从家臣眼皮底下逃出来的。

山名家重臣们决定要再次归服毛利家，他们逼家主山名禅高同意。但禅高女儿在织田家做人质，所以他不愿同意。他犹豫不决。但重臣们终于忍不住：

“如此窝囊大人，我等不能臣服。”

他们背着禅高派使者到毛利家，请求毛利家派一智勇双全守备大将来。毛利家当然一口答应。禅高被完全架空。禅高知道，再过若干时日，鸟取城反叛消息传到织田方后，织田军定会毫不心慈手软，杀掉自己幼女。他害怕出现这种情况，只好扔下城堡和家臣，孤身一人逃到姬路城来。

“稀有人物。”